

共匪美術工作的病態

程其恒

共匪雖然竊據大陸十年，在美術方面的毛病還是很多，四十八年偽國慶前，匪美術界曾經開過一次座談會檢討一些問題。現將匪區美術工作者所說的話錄次，以資證明與了解。

王朝聞說：「從一些創作草稿中也看出了一些問題，其中之一、是藝術家修養的問題，有的美術工作者接觸面很狹隘，不只生活知識不够，有關文學藝術的知識也很不够，有些青年學生不明白欣賞文學、戲劇、音樂對美術的好處，好像這些東西與業務無關，談創作問題，也常常限於技術以及一些枝節問題上面，對藝術的共通規律都不感興趣，不理解專和博的關係，彷彿二者是不能統一的，一提到專，似乎別的什麼都可以不要了，這種情況對於藝術質量的提高不利。」

傅把石說：「不關心文藝知識的情況，南京美術界也有，過去理論學習或討論創作方面的問題，總有少數同志不很感興趣，只顧抓緊時間畫寫，或帶來一疊畫報，趁開會時間翻創作資料。」

「書法的問題，就很少有人注意……，畫出來了，並且畫得很不錯，遺憾的是書法太差，不能使題字在畫面構成有機的一部份，而這點正是中國畫獨特的地方，至於印章，就更少有人提起了。」

葉淺予說：「在學校裡、金石、書法，現在還是個懸案。」

「現在有些年青人把學中國畫看得很簡單，彷彿就是那麼個規格、直幅的，中景畫中，前面的襯花木，周圍配點樹或石頭，彷彿這就是中國畫的窠門。」

華君武說：「中國畫是畫、詩、字、章互有關聯的，咱們有些畫家，對詩很缺乏修養，作詩當然更成問題了。」

吳作人說：「我們有了政治，有了生活，也

掌握了技術，這樣還成不了一張畫，畫出來可能不够味。」毫無疑問，這裡面當然有了矛盾，所以畫不出好東西來。

葉淺予又說：「最近畫革命歷史畫，時間緊張，想剛起門來專門畫畫，關了幾天，反而常常畫不下去了，與世隔絕行不通，只好改變方針，即使只是出去看看戲，結果也比鬧著強。」這段話，足以證明匪區畫家趕任務的慘狀，因為要趕任務，不得不把自己關起來，但是關了幾天，畫不下去，於是籍故出來消遣消遣，免得人家說他故意偷懶。

華君武又說：「還有更狹隘的，即使出了門，也要一直目的地才開始體驗，途中都不能體驗，幾個月前出差，火車中，遇到一些學生去體驗生活，這些青年人一上來就埋頭打撲克，車中許多人，車外許多地方，形形色式，他們毫不關心，大概要等下次指定畫火車了，再現發現專門來體驗火車生活。」

葉淺予又說：「前些時學校招生，我去口試，問一個考生，最近看了什麼書？聽了什麼戲？他回說：什麼都沒看，都不感興趣，就只愛畫畫，這位年青人也未免過於乏味了，」匪區學生，以勞動為主，剩下的時間要休息，當然不會養成看書的習慣。

華君武又說：「有的畫的題目——『雨中送飯』，『冒雨前進』，『愛護國家財產』等實在缺少藝術性，」這一點都不稀奇，這正是匪一切為政治服務的結果。

「畫漫畫的人，別的不看，有諷刺的總該看看，像官場現形記，廿年目睹之怪現狀，笑林廣記……，外國的謝德林，馬克吐溫，契柯夫等的作品等，會和一些漫畫工作者座談，了解了一下，看的很少。」

石魯說：「畫畫的人，有的不愛看文學作品，不愛看戲，文學工作者，也有不愛看畫的，也有些畫畫的人喜歡看電影，看戲，但是只作為娛樂活動，不善於從中學學習、借鑒，豐富自己，仍然不成。」「直接的生活經驗，間接的生活經驗也要，現我們是都很不够。」匪區生活刻板，試問生活經驗從何而來。

此外，共匪主張畫家深入生活，但是畫家偏偏沒有深入生活，就動手作畫，因此錯誤迭出；「如一九五八年第九期『解放軍戰士』的書面上……吹哨子的水兵軍銜，就畫錯了，水兵軍銜本是黑地黃道，却畫成黃地黑道了，」一九五八年第十八期連環畫報封面上，宗其香作的宣傳畫中，水兵既帶軍銜又佩胸章，也畫錯了。」

不准抄襲，也是匪區整頓文風目標之一，但是讀了匪區「美術月刊一九五八年十月號發表的一篇短文『這是連環畫創作的方向』（作者真可），覺得它和「讀書」第十期上居紀首所寫的「不合規格到是方向」一文很相像，等我們把兩篇文章拿出來一核對後，這就發覺不僅相像，而且除了頭尾外，中間幾段幾乎是一字不漏的照抄，我覺得特別是經過整風運動，再有這種現象發生，是很令人不解的，因此有必要提出來，希望編者和有關方面對黃可進行幫助，改變這種壞作風。」

最後，再簡單的談一談匪區畫家工作的情形，也就够慘的了。匪區往往迫使大畫家，如劉海棠等，畫政治性的宣傳畫，如畫一張上海大遊行的畫，從前面一排人清清楚楚畫起，一直畫到站在最後一排的人止，這種糟塌人才的辦法！把畫家當畫匠，只有匪做得出來，但是，畫家們迫於環境，也只好俯首聽命了，一旦機有會爭取自由，他們必定投奔自由無疑。